



思考

袖手无言

程局新

行走

我从山中来

杨琰

少年时喜欢抢话,中年时喜欢插话,今天呢我们分成两种类别:袖手无言或喋喋不休。

一句话叫人笑,一句话让人跳。话是好东西,感情交往,情绪表达都是通过语言实现的,口若悬河、口吐莲花受人瞩目。但话有时也很坏,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表达出错覆水难收。认知不到位我们辞不达意,受人重托则言不由衷。从这点上看,言语表达与其处境密切相关,传播的方式与范围就是一种力量,书上叫它话语权。有话语权并不表示使用得当,有人满口跑火车,也有跨界讲道理,结果是贻笑大方。

我在职场也人模狗样地在多种场合侃侃而谈,其实心里很清楚,那种正确的废话是强其入耳、无法入心的,多次重复的套话更是令人生厌。言语反复必有鬼,豪情万丈定有求。之所以声嘶力竭,强调再三,本质上就是一种表演,表演给上层看,不折不扣执行他的旨意,表演给下层看,我在尽心尽责行使权利。

说话是一种艺术,更是识人阅世方法。记得刚工作那时,似乎什么都懂,常喜欢高谈阔论,其实就是望文生义,夸夸其谈,听到一点“风声”未加以认证就“口耳相传”,结果不止一次落入陷阱。我的一位老教师曾这样告诉说:你所知道的,常常是他们让你知道并传播的,真实的内情总是讳莫如深,守口如瓶的人可怕,信口开河的人更可怕。

今天社会许多人的讲话大同小异,他们口中传播的信息无非就是媒体和网络上的公开的信息,只是你刚巧看到,自己觉得真实可靠,其实没有几种渠道获得的信息验证,再不加以思考,可信度值得怀疑。“内部消息”即使圈内传播,在大众化网络时代,是早已公开的新闻,只是借助你这个“神秘”的传播工具,换种方式再推广。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隔墙有耳,飞短流长。中国从不缺少“祸从口出”的案例,一句话能高升,也可能一语成谶。即使苏轼那样的高才,其言也经不起前后敲击、左右揣摩,弦外之音是主导者喜

欢或讨厌最终定调,讲话疑话变成奇话,智慧解语变成佳话。一句话也能显现水平高低和人品优劣,圣人不是话说得多,而是话说得少,说得富有哲理;名家不是发表的多,而是让人记得住运用得多。“她把将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三言两语传世界,深入人心存百年。“大鸣大放”的社会,也绝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语缓人贵,字字含金:“假话全不说”是君子,“套话偶尔说”是世人,“真话不全说”乃高人。

话不投机半句多!有时一言不合友谊的小船就翻了个底朝天。少年时,父亲对我说:嘴上要有个把门的。当时我不理解把门是个什么意思,几十年的风吹雨打,我深知“言不为心声”,表扬的话直言无碍但要有度,讽刺的话则以糖衣包裹但不损人尊严。表达不符合社情、人性和事情,别人就骂是屁话,自己不顺心的则是鬼话。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说话要看人看事看场景,那怕到了“仁人者送人以言”地步,即便是家人,道理不是说了就能接受,领悟多在撞墙后才深刻。离开职场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回归家庭,多一言不如少一言,将话烂在心里可少是非,必要的提醒注意方式,可说可不说的事情就闪到一边,风流不在谈锋胜,袖手无言味最长。

茶盏

杜娟

1938年仲夏,在舒城县廖冲的一个小山村,一户杜姓人家的院里传出一阵婴儿啼哭。不久之后,母亲病逝,但对于年幼的小老六来说,母亲的离去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记忆,毕竟他一直是奶娘带着。转瞬十年过去,小老六的父亲也撒手人寰。

随后的几年,因为天灾人祸等诸多原因,除了小老六的大哥毕业分配去了遥远的新疆,二哥三哥因为食不果腹,身体虚弱,先后撒手人寰。剩下几家孤儿寡母,流离失所。小老六跟着四哥四嫂一家生活,在艰难困苦中苦苦挣扎。

懵懂的小老六目睹家境如此,仿佛刹那间长大了,也明白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没了庇护,一切只能靠自己。于是,他在心底暗自发誓一定要读书,因为只有读书才能飞出这座困住他的大山。凭借着过人的天分与不懈的努力,小老六和大哥一样,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被分配到庐江中学任教。

小老六是我的父亲。他在离村五里地的小镇上教书。而我的母亲,从麦苗韭菜分不清的状况,逐渐学会下田干农活,喂猪种菜不在话下。挣点工分加上父亲每月24元的工资,除去仅有的一点开支外,全部上交生产队,却还是不够,年年都是超支户。在那个年代,听说超支户所分的粮食都是最差的一堆,生活的重担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

即便生活困难,但每个夏天的夜晚,我们一家五口搭起门板、凉床,在院子里乘凉。父亲就开始讲述《三国演义》里的家国情怀,《水浒传》里的英雄人物,还教我唱舒城民歌《十把穿金扇》,至今我仍能吟唱。秋天的晚上,大家早早上床睡觉,父亲每周一三五都要在学校值班。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母亲听到有人撬门,赶忙点起煤油灯,大声斥骂,原来是邻村的一个小偷,想来偷缝纫机。母亲的骂声惊动了左邻右舍,小偷慌乱逃走了,母亲一边骂着,一边护着三个孩子,当时只觉得母亲无比勇敢,简直就是“母鸡中的战斗机”,只是那对翅膀仍在不停地颤抖着。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腊月寒冬,狂风怒号,卷走了屋上的茅草。刚盖完不久的稻草房被风掀起,父亲急忙拿起粪桶装水,一瓢一瓢地往屋头上泼水,这才压住了草屋,保住了我们温暖的家。

转眼到了春天,改革的春风吹进了我们这个普通的家庭。我们迎来了新的生活。

父亲退休后,随子女来到合肥定居。他老人家每天吹拉弹唱,生活充满了欢乐与祥和。最惬意的是,虽然八十多岁了,但身体无恙。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自己自律,一直在保养。他总是面带微笑,眼中闪烁着满足和欣慰,还不时自豪地说:“我就像一只精致的‘茶盏’,86年的‘老茶盏’,被我保养得锃亮,没有污垢,没有瑕疵,没有裂纹,不求百岁,90岁还是有信心的。”

然而,命运却在这第40个教师节的早上,由于您的一个不小心,亲手把这个的“茶盏”打碎了,碎了……父亲,您怎么能这么不小心!“茶盏”碎了,也是我们的心碎了,裂成无数片。

冬日晴好,相约出行,我与散文家协会的文友们选择以硃矿工业遗址公园为起点,驱车贯穿庐南川藏线。当车真正驶入硃山镇,看着车窗外徐徐而过的整洁又寂静的硃山街道,我忽然感到内心被一种莫名的情愫轻轻牵动了一下,久违的记忆排山倒海地一下子涌上心头。记忆中的硃山好像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当年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在阔别硃山四十多年后,又一次踏上这片热土。

在硃山镇邓宣委和文联刘老师的引领下,我们到达了第一站——硃矿工业遗址公园。来到当年硃矿标志性建筑八大窑前,文友们饶有兴趣地倾听刘老师介绍着硃矿的历史,我的目光却长久地投向周围层叠的山峦。这些深深刻印着我童年记忆的山峦,于久别重逢的我而言,是那么的熟悉又陌生。凝望处,曾经淡忘的记忆渐渐被放大成黑白片中闪回的一幕,那些被自己一度忽略甚至遗忘的细节也都历历重现,最终拼接成一条完整的岁月之路。这条路,目睹了千百年来硃山历经的沧桑,也见证了硃矿的灿烂辉煌。

站在历经岁月风雨洗礼,却依然高高屹立的八大窑前,我遥望着那条儿时走过的通向外婆家的崎岖山路,那条曾开满鲜花,也曾布满荆棘的岁月之路。我仿佛看见少年的母亲翻山越岭赤脚走在求学路上的小小足印;看见白发苍苍的外婆倚在石头房子的门前等着儿女们归来的孤单黄昏;看见头戴矿工帽、脚穿矿工靴的大舅走在平岭里的高大背影;还有背起行囊去打拼的表哥们告别家乡时坚毅的眼睛……

沿着盘山公路,我们继续向南而行。至此,庐南川藏线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才真正向崇山峻岭间纵深铺开。蜿蜒的路,绵延不断地在迂回中盘山而上,穿行在万顷林海中的车抱山而行,似轻舟掠过万重山。茂林修竹在眼前纷至沓来,又在耳边疾驰而去,山体越来越陡峭,山路越来越崎岖,百转千回间,我们终于到达双顶山观景平台。

“登山望天阔,俯首瞰九霄。”登上观景平台极目远眺,我们无不被眼前阔大的自然之美深深震撼与陶醉。抬眼望去,风烟俱净,碧空如洗,双顶山双峰并立,挺拔峻秀;俯首鸟瞰,层峦叠嶂,山川相连,山谷中村落古朴,离尘远器。无可比拟的自然之美,是清冽的山风拂过的山林;是和煦的冬阳染红的树梢;是“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绚烂;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豁然。世间万千丹青手,此处美景画不成!临风而立,无边风光尽收眼底,诗情画意油然而生。

渐次寻访双峰寺,金足亭,山腰一处名唤“映山廊”的木棚围廊,冬阳穿廊,光影斑驳;山风回旋,落叶四起,阳光下甚是迷人。听刘老师介绍说,双顶山奇在地藏王菩萨脚踏分峰,而论美尤属“双峰杜鹃”了。每逢春夏交替之际,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花灿若云霞,美不胜收。这映山廊便是观赏映山红花的极佳去处,闻此盛况,我们还未离开,便已开始期待来年双顶山踏春寻芳,共赴一场盛大的花事了。

一路向南,沿途经过闻名的乐华村万亩蓝莓种植基地,虽错过蓝莓果实收获的季节,却欣赏到入冬的蓝莓树纷纷披上红装自成一景。

行进中,九曲十八弯,弯弯相连,处处皆景。相思巴滩的涓涓细流、关庙水库的点点清波,像跳跃在山水画卷上的灵动音符。放眼望去,群山若奔,云蒸霞蔚,凌安村的万亩竹海碧浪起伏,犹如镶嵌在湖光山色中的一块翠玉。“一生痴绝处,不妨到凌安。”庐南川藏线由此进入最后一站——龙桥镇凌安村。凌安村位于庐江县最东南端,坐拥万亩竹海,四面环山。竹海深处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六百多户人家,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凌安村也是我和我的同仁们经常送医下乡的地方。这里过去交通极其不便,常年缺医少药,如今新医改惠民政策的大力实行,乡亲们真正解决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全覆盖的布局下,村民们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得到显著提升。

结束了行程,回望被庐南川藏线这条游龙环绕的绿水青山,带着喜悦的心情,带着更美好的愿景,我从山中来。